

典读党史

诗人要向民间学习

《毛泽东年谱》里的文艺之四

阎晶明

发展正路。也就是说,对于传统文化包括古典诗词的理解和说法,与其本人的爱好、修养、追求,包括创作上取得的高度,经常是错位的。从对社会尤其是对青年负责的角度,不提倡追求传统的东西,尤其是不加辨别的情况下。但是就其自身来说,出身和学习经历,以及艺术审美倾向,其实有很深的教养,旧体诗词创作达到很高的水准。

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鲁迅的《野草》。《野草》是散文诗集。这是介于散文与诗,兼有二者特点的文体。毛泽东认为鲁迅旧体诗比《野草》更具传播力是有道理的。当然,《野草》的艺术魅力越来越受到关注,也是事实。我去年完成了一部关于《野草》的专著《箭正离弦——〈野草〉全景观》的写作,深刻感受到《野草》不可替代的艺术魅力。而且也是在去年,一位大学本科生对《野草》的rap式演绎引来网络热议,充分证明,时间过了将近100年,也有不少读懂《野草》、喜爱《野草》的读者。

毛泽东对于新诗发展的展望,在当代新诗发展中的确也得到了印证。早在延安时期,李季的《王贵与李香香》,显然是借鉴了陕北民间歌谣信天游的手法 and 格式。新中国成立后,贺敬之的《回延安》也一样受到信天游的影响。同时,郭小川的诗歌创作在艺术风格上也有借鉴民间艺术的特点。在这样的艺术氛围中,产生了不少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的新诗。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,新诗一样感风气之先,发时代先声。朦胧诗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具有广泛的影响。而我们今天回顾这一时期的诗歌,诗人们在广阔的艺术视野里兼容并蓄,其中也一样包含着向民间艺术学习的成分。比如舒婷的诗歌,在意象选择和诗意传达上,都可以让人感受到古典诗歌意境的闪现。精练、有韵、一定的但不是绝对的整齐,毛泽东对新诗特质的概括,对于当今的诗人也同样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。

顺带说一句,那次在中南海与毛泽东主席谈话,给臧克家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。臧克家之子臧允安曾在一篇文章里引用臧克家的回忆文章,描述了这天接见的场景。臧老写道:主席问:“你在北大教书?”“不是,我在作家协会工作”,我回答。接着他以赞许的口吻说:“你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上评论我的咏雪词的文章,我读过了。”我趁机问:“词中‘原驰腊象’的‘腊’字怎么解释?”主席反问:“你看应该怎样?”我说:“改成‘蜡’字比较好,可以与上面‘山舞银蛇’的‘银’字相对。”毛主席说:“好,你就替我改过来吧。”话没说几句,心和心近了,可以放言无忌了。谈起《诗刊》创刊,我向主席提出了印数问题。我说:“现在纸张困难,经我们一再要求,文化部负责人只答应印一万份。同样是作家协会的刊物,《人民文学》印二十万,《诗刊》仅仅印一万,太不合理了。”“你说印多少?”主席问。我说:“公道道,五万份。”主席想了一下,说:“好,五万份。”

回到家中,想起与毛泽东亲切会见的情景,臧克家心情激动,诗思如潮,一气呵成创作了一首长诗:《在毛主席那里做客》,一时成为佳话。毛泽东对新诗发展途径始终给予关注。1958年3月22日,在成都会议上讲话。他指出:中国诗的路第一条是民歌,第二条是古典,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,形式是民族的,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。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。现在的新诗不成形,没有人读。直到1965年7月21日,毛泽东在致陈毅信中指出:以上随便谈来,都是一些古典,要做今诗,总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,古典绝不能要。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。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,将来趋势,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,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。

以上这些论述,足见毛泽东作为一位诗人和政治家对诗歌艺术的重视和关心,对新旧诗歌争论的关注,对其中的优劣所做的深入思考,同样也让人感受到他对新诗现状不尽满意,但又坚信并强调新诗必将占据主导地位。 (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,中国作协副主席)

毛泽东也是如此,他不但有着丰厚的古典诗词积累,也时有创作诗词的冲动,但出于对中国当代文学长远发展负责任的态度,他又真诚、严肃地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,强调新诗才是

发展正路。也就是说,对于传统文化包括古典诗词的理解和说法,与其本人的爱好、修养、追求,包括创作上取得的高度,经常是错位的。从对社会尤其是对青年负责的角度,不提倡追求传统的东西,尤其是不加辨别的情况下。但是就其自身来说,出身和学习经历,以及艺术审美倾向,其实有很深的教养,旧体诗词创作达到很高的水准。

业界有声

人生海海 不畏沉浮

——麦家《人生海海》200万册纪念分享会侧记

本报记者 张丽



《人生海海》

走了。母亲出殡的那天,悲伤的场面令他想起小说中想象的场景,小说与生活在这一刻奇妙地汇合。在《人生海海》中,麦家几乎没有写母亲,母亲在他心里特别大、特别重,他不敢去触碰,自认没有重新塑造母亲的能力。但正是母亲以一生的忍辱负重替麦家称出了人世的斤两,人心的高贵与荒唐,以及岁月的波诡云谲。

“虽然我不能写母亲的小说,但母亲可以帮我写小说。我时时都在用母亲的眼光度量人物。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正在变成母亲,将命运开给她的账单悉数收下。”麦家诉说着母亲在他作品中的分量。母亲对人生岁月的承担、对人性善恶的理解,她的沧桑、苦难、善良,都慢慢渗到麦家笔下的人物身上。《人生海海》中的人物仿佛成了母亲的化身,林阿姨、上校的母亲、上校本人,他们向读者讲述岁月的沧桑、时代的变迁、命运的沉浮,这些都是母亲生命体验的写照。

麦家说,他对上校的感情,就是对母亲的感情。上校这个人物既有金的炽热,又有银的柔软,既高贵又苦难,既令人尊敬又让人同情。这种种品质都来自母亲,一生的苦难浇不灭善良和坚

强,希望这份力量可以感染更多的读者。书中上校沉浮在人生和时代的海洋里,他的一生有过高峰也有过低谷,但不论在怎样的境遇下,他始终坚守着心中的大义,以超越常人的勇气和智慧活着。这种在苦难中穿行缠斗的“普通人”的“英雄主义”是麦家所赞赏的。“文学作品是一种情感教育,教我们理解和承受人生的无常。愿意倾听别人故事的人,在碰到自己命运的颠沛时,可能会有更好的情感和心理上的准备。”

艺苑走笔

盛开的映山红

——记芭蕾舞剧《闪闪的红星》

霍建起

7月1日,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庆祝党的百年华诞。转眼,又迎来了八一建军节。此时上海芭蕾舞团在团长李丽丽的带领下,来到北京国家大剧院,为首都观众献上了一出原创芭蕾舞剧《闪闪的红星》。

在我的少年时代,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那是一种美好的艺术感受。影片中的人物及命运和美妙的歌声,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。而今天,芭蕾舞剧《闪闪的红星》又将是怎样呈现的呢?

我们知道,芭蕾舞起源于欧洲,它自身独特的气质不同于中国古典舞蹈。可想而知,以这种艺术形式编创中国故事是有难度的。然而,当幕布在舞台上徐徐拉开,漫山遍野的映山红映入眼帘,一下子将我们带到了那段红色的记忆里,沉浸在芭蕾舞的艺术世界中。

芭蕾舞剧《闪闪的红星》故事构成极具创意。以成年潘冬子的闪回方式,来展现潘冬子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。舞台上成年潘冬子与少年潘冬子并置,像交响乐的二重奏,交相辉映、相得益彰,赋予整部剧一种现代感。

“红星闪闪放光彩,红星灿灿暖胸怀……”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,不仅拉近了舞蹈与观众的距离,也拉近了故事中那个年代与现实的距离。红星是故事的主题,也是芭蕾舞剧的艺术氛围。红军战士是这出舞剧的主要形象,与之相呼应的红军群舞和红星女领舞与舞蹈表现相衬托,呈现了潘冬子与母亲无法割舍的情感和他成为红军战士的情结。红星女领舞与战士的双人

舞,体现着芭蕾舞这种肢体语言表达的格式技巧,她是精神理想的升华,是作为潘冬子内心成长的意象,是芭蕾舞与民族舞相辅相融。而作为另一意象的映山红群舞,体现着这出舞剧的浪漫气息,30人左右组成的映山红穿插于红军战士和老区人民中间,既体现了烂漫的山花,也表达了在艰苦岁月军民团结与乐观的精神,就像冬子妈所哼唱的那样:“夜半三更盼天明,寒冬腊月盼春风,若要盼得红军来,岭上开遍映山红……”

芭蕾舞剧《闪闪的红星》让人耳目一新,不仅内容感人,艺术上也极富感染力。在著名芭蕾舞演员李丽丽的精心打造下,在创作团队的专业把控下,特别是编、导、音乐、舞美、灯光、服装、造型、绘景及各方面都选择了当下最顶尖的创作人才,使这出舞剧在视觉上呈现出很高的艺术气质。各个环节珠联璧合,让我们既看到了潘冬子成为战士时的帅气,也看到了他作为战士后的阳刚之气,令红军战士的群像如钢铁长城般坚不可摧、不可战胜。

就拿造型来说,可以看出,这部剧的整体造型设计是创作者们精心制作的,所有演员的服装也都各具特色。常规上红军战士的服装应该是统一的,还原生活即可,新旧深浅变化也随生活而有所不同。但是,从潘冬子的红军造型来看,他的军装也并非只贴两块补丁即可,而是采用了现代服装设计的元素,将拼贴、手绘、磨擦、毛毡等手段融为一体,营造出战士服装的肌理效果,使演员在造型上具有一种雕塑感;整体看,它既是红军的服装,又具有艰苦年代被磨旧的

质感,手绘晕开的印记体现出战争中枪林弹雨的“风采”,给观众若隐若现、浑然天成的整体效果。这样的服装造型是有细节的,冬子妈和其他演员的服装造型也同样如此,甚至每个战士的服装、造型都各不相同。可以看出,是创作者们根据那个年代的红军战士们特点为演员们的“私人订制”。即使是剧中反面人物的塑造也恰到好处,简练概括,造型意象强烈,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再说舞台灯光照明和道具的运用。二者的巧妙结合,不仅体现出舞台设计的形式感,还凸显了舞台的厚重感。导演将二者与舞蹈编排在一起,举重若轻、主次拿捏又恰到好处,瞬间闪回与意识流的处理,产生一种回离效果,给人以美的享受。当然,全场表现最精彩的莫过于芭蕾舞演员们了。作为上海芭蕾舞团的当家舞者,汇聚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,他们的专业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。而真正令人感动的是,他们所展现出精湛动人、淋漓尽致艺术表现力,不管是饰演潘冬子的演员还是冬子妈的扮演者,抑或红星女领舞,以及饰演父亲和小冬子的演员等,他们都以高超的艺术魅力诠释了《闪闪的红星》的思想境界,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艺术佳作。

整部剧的故事与结构、节奏浑然天成,调和了芭蕾舞的柔媚,强化了造型



《闪闪的红星》剧照

语言的力度,带给观众强烈的艺术震撼。

整部剧最难忘的是那贯穿其中的一首首经典旋律。在这些抒情音乐的衬托下,映山红的布景红得那样娇艳;在竹女群舞的展示下,一派新绿扑面而来,舞台上深绿色的竹林青翠欲滴,远处嫩绿色的江水碧波荡漾……冬子撑着竹竿舞姿舒展,动作起伏,阳光映照八角帽上的五角星,身为战士的他脸上露出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,此刻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的旋律在青山叠翠的竹海中回荡,歌声飘过,余音缭绕:小小竹排江中游,巍巍青山两岸走,红星闪闪亮,照我去战斗,革命年代如潮流,前赴后继跟党走……

感谢上海芭蕾舞团带来的这场精彩全新的演出,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,呈现出优美精湛的表演和造型视觉的盛宴。那个夜晚令人享受,让人回味。(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,著名电影导演)

新知书架

《鸽疯子》:助力孩子正面成长



近日,著名作家,“国际安徒生奖”获得者曹文轩“皮卡兄弟”系列第16部《鸽疯子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《鸽疯子》讲述了鸽王的儿子宋小奇送给皮达两只信鸽,皮达皮卡兄弟俩为了让爸爸妈妈同意他们养鸽子,极尽夸张地向爸爸妈妈介绍了鸽王宋大山以及他的超大规模,甚至还建议爸爸写一部关于鸽子和养鸽人的小说——《鸽疯子》。爸爸一步步走进了兄弟俩设好的“陷阱”里,不仅同意他们养鸽子,而且在阳台上给鸽子造了一座漂亮的屋子,甚至有了一个更加疯狂的想法——在乡下别墅里建一座鸽棚。

据了解,“皮卡兄弟”系列丛书已经出版到16部,由16个故事组成,围绕皮达、皮卡兄弟所发生的取自真实生活的幽默故事,描绘了16个孩子成长中的人生底色,助力中国孩子的正面成长,让孩子们从中汲取满满的成长正能量。(谢颖)

《张伯驹年谱》《张伯驹笔记》:全面展现张伯驹的传奇人生



8月7日,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会长靳飞所著《张伯驹年谱(1898—1982)》《张伯驹笔记:文化奇人的前半生》由北京出版集团天津出版社精心编辑出版发行。这两本书是新飞近30

年来研究张伯驹与近现代文化史成果的集中展现,新飞将近现代文物史、戏剧史、政治史、经济史、银行史熔为一炉,这应该是两书最大的看点。《张伯驹年谱(1898—1982)》总字数33.8万字,全面记述了张伯驹的传奇人生,进而勾勒出近代政治文化的历史生态。《张伯驹笔记:文化奇人的前半生》总字数16.8万字,记述了近现代历史往事,展现出一代文化奇人张伯驹辉煌的前半生。(杨雪)

《北京中轴百年影像》:讲述传统中轴线的历史变迁



近日,由北京日报出版社策划的《北京中轴百年影像》出版发行。该书首次用百年前老照片(1860—1949年间拍摄)配合翔实的文字、史料,讲述传统中轴线(南起永

定门,北至钟鼓楼,长达7.8公里)的历史沿革、变迁,不仅有古代建筑、坛庙园林的形制沿革、布局形态,还有行人街景、城市生活的动态捕捉,风貌描绘。近年来北京市以中轴线为牵引推动老城整体保护取得显著成果。今年是《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三年行动计划》的第一年,各界积极开展活动进行助力。该书作者、北京史民俗学会副会长刘阳说,“从第一张意大利人托托1860年拍摄的‘大清门’,到上世纪40年代的中轴线,这本书收集了中轴线几乎所有建筑,非常具有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。”(张丽)

《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》:多角度呈现一批文坛名家的风貌



近日,香港知名作家、出版家潘耀明新作《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新作精选了潘耀明与巴金、钱锺书、杨绛、叶圣陶、俞平伯、沈从文、卞之琳、艾蕪等名家的交往研究

文章,同时配以这些名家与作者交往过程中的书信、手稿、照片等珍贵资料,作品感情真挚,打动人心,多角度地呈现了一批文坛名家的风貌。严家炎在序言中表示,对这些文坛名家,潘耀明对每位人士都不止拜访过一两次,交往时间一般都长达数年,10多年,甚至几十年,包括书信往来,比如他和萧乾通信就长达20年。“我相信,对上述文艺家进行的如此大量、多次、有实据的采访,迄今为止,海内外包括大陆在内,只有潘耀明先生一人做到了,由此可知这部作品弥足珍贵。”(谢颖)